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八回 玉臂雙拳佳兒懷異寶 金丹十粒義僕結仙緣

卻說許通把高府的家丁喚進書房，叩首已畢，垂手站在一邊。高寇二公一齊問道：「有何事故。夫人著你來請？」家丁道：「二夫人方才添了一位公子，夫人命小子與千歲報喜，就請回家。」高公聞言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寇公也歡喜非常。高公又問道：「什麼時候？」家奴道：「夫人說正午時落草，夫人與公子俱各平安，請老爺放心。」高公含笑點頭。寇公道：「兄長終日憂慮後嗣，今日天賜麒麟，將來定有五桂連芳之望，小弟先敬三杯喜酒。左右，快取壽山福海的大玉杯來！」高公連忙止住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不才今日得子，深感上天垂德，祖宗默佑，理宜焚香叩謝神明祖先，然後才敢受賀。愚兄暫且失陪，明日早來餞送賢弟。」寇公見說，不敢強留，說道：「兄長請回府，少時小弟還去登門奉賀。」高公說：「賢弟事忙，不消重勞。」說著，打躬告辭。寇公送出府門，舉手而別。高公乘馬回至府中，下馬入內，夫人迎至中堂，口中道喜，面上堆著笑容，卻有些勉強之態。高公回道：「此乃夫人賢明之助，若非勸納偏房，焉有今日？此子之生，香煙有繼，此皆夫人之德也。」夫人連稱不敢。高公更衣淨手，先在天地、呂仙祠中，焚香叩謝拜祖先已畢，這才同夫人走進蘭室，來看孩兒。

只見那素娘倚枕擁衾坐，紅綾繡幔半邊掀。傍邊臥著小公子，面容端美甚周全。目似朗星眉帶秀，啼音清亮耳垂肩。高公看畢心歡喜，轉身慢慢坐一邊。問了素娘身上好，就與夫人閒敘談。說一回寇府送行飲酒話，怎樣的肝膽相照兩留連。夫人說：「可曾商議孩兒事？何時才來娶夢鸞？」高公說：「他倆今年才三歲，至少也等十數年。」素娘說：「但願姑爺登科甲，功名早就作京官。好在一處長相守，免的分心兩掛牽。」夫人說：「萬事不由人算計，離合悲歡總在天。」老爺說：「老來之事且休講，夫人打點紋銀整一千。差人送至儂仙府，幫他路上作盤纏。」夫人聽畢將頭點，開言啟齒叫丫鬟。

夫人吩咐侍女將內收銀兩取出一千來，老爺命管家送至寇府。只見僕婦又來回話說：「總管傳成討千歲、夫人示：眾親友家喜子是今日送去還是明日送？」高公向夫人說：「今日晚，明日送罷。」

只見夫人低頭不語，素娘默默無言。高公見光景有異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今日天幸得男，真乃千萬之喜，我見你娘兒兩個俱有不悅之色，卻是為何？」高公一連問了幾次，那楊氏夫人，

無奈啟齒開言道，未從說話口中喚。「說來老爺休煩惱，這是咱夫婦前生命裡該。好容易求天告地得條後，不料孩兒是廢材。他的五官四肢都全備，就只是十指拘拳伸不開。所以妾身心煩悶，素娘為此也愁懷。老爺須要開懷想，命中造定強不來。」高公聽畢夫人話，仰面朝天發了呆。

老爺納悶多時，說：「夫人，你把他抱起來與我看看。」夫人向前慢慢抱起公子，鬆開抱裙，伸手將他兩支小臂膀托出。只見他十指俱有，只是指尖牢牢叩在掌上，攥著兩個小拳頭，再也分他不開。高公看畢，長歎一聲。

鎮國王，眼望夫人說：「罷了，這是我缺少陰功德行傷。難為你替我勤勞求子嗣，晨昏頂禮拜穹蒼。幸喜得兒心願滿，指望他承襲父業列朝堂。不料生個殘疾子，好叫我十分慚愧又悵徨。到來習文寫字難提筆，習武怎樣使刀槍？傳出去難免外人生議論，反作了小人的批評話短長。從此後，妄想心腸打疊起，命不好人還要什麼強。」夫人說：「妾身方才曾言過，勸老爺不消煩惱過思量。世間上癡聾盲跛人頗有，還有那殘疾不便娶妻房。咱的兒有點微瑕無大害，除此是個好兒郎。只要他，即妻生子把香煙續，作個閒人也不妨。萬一蒼天垂保佑，將來還可望連芳。」高公只是無言語，不住搖頭看著牆。夫人正勸高千歲，傍邊轉過小梅香。

丫鬟慢慢向前說：「稟夫人，傳成還在外邊伺候著聽示下呢。」高公道：「你吩咐他一概不送，如有禮來，俱各辭去。三朝、滿月，全然不作。就說我身不好。」丫鬟領命，吩咐出去。

高公悶悶不已，拉著夢鸞小姐的手兒，回至上房，坐在椅上，抱他坐在懷中，問話兒解悶。看著天晚，寇老爺前來道喜，高公留住吃了一回酒。寇公事忙，不能久坐，告辭而去。次日，早去餞行，出京城三十里之外，兩下執手叮嚀，灑淚而別。

這回書不言儂仙歸故里，再把高公表一遭。得兒不但不歡喜，反到憂疑心內焦。懶見賓朋親好友，終日介書房獨坐太無聊。心灰意懶無情緒，竟把那好勝心腸漸漸消。只說是世間好事無全美，那裡知人算不如天算高。塞翁失馬不須慮，禍中偏隱福根苗。這一段離合悲歡從此始，這因果原不爽分毫。過了初伏交仲夏，小公子離著滿月欠三朝。鎮國王這日獨坐南軒內，絳紗窗下看芭蕉。楊夫人不見老爺回房內，帶著那夢鸞小姐把父親瞧。

楊夫人多時不見老爺回後，知他這些時心中不快，常常悶睡，恐其作疾，放心不下，親帶養娘抱著小姐，步入後園，尋至軒內。高公見了，欠身離坐，夫妻見禮坐下。

小姐說：「父親原來在此納涼，叫我們好找。」高公見說，不由喜笑顏開，忙抱在懷中問道：「你找我作甚？」小姐說：「今早爹爹教與孩兒那四個字，我忘了上邊兩個字，找爹爹問問是什麼。」高公說：「那四個字是『知足常樂』，你想是忘了『知足』二字麼？」小姐說：「爹爹可記得麼？」高公笑道：「我怎麼不記得？」小姐說：「父親既然記得知足，為何不長樂呢？」只這一句話，說的高公鼓掌大笑，口內連說：「異哉！此女非凡女也！三歲嬰兒，聰慧若此，若是個男兒，定成大器。但是聰明太過，恐無遠壽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千歲何必過慮，難道世上福壽雙全之人都是庸愚蠢笨之材不成？」高公說：「慮也無益，且落得眼前歡喜。」說著，拉著小姐向夫人說：「咱且帶著女兒看看園中的風景。」

這老爺攜定夢鸞頭裡走，後跟著夫人乳母共丫鬟。出了避暑軒一座，慢步徐行四下觀。但見雲淡風輕無暑氣，綠樹陰濃遮碧天。蟬聲聒耳如簫管，蜂蝶尋香翅慢扇。百花亭前春去也，不見了，魏紫姚黃俊牡丹。茉莉花開香夜發，石榴未敗尚鮮妍。繞過了假山背後茶蘼架，有幾棵五色雞冠金鳳仙。青竹院內梅如豆，相配著蒼松翠柏月台前。又到了荷花池岸垂陰下，一同止步倚欄杆。只見那碧葉團團如雨蓋，稱著些抱瓣含苞未放蓮。亂紛紛蜻蜓點水飛來往，一陣陣香氣襲人非麝蘭。頓令人四體空涼渾忘暑，不覺的助起精神高興添。鎮國王眼望夫人含笑道，說道是蓮稱君子果然妍。

「夫人，你看此花，國色天香，不妖不豔，令人可愛。」夫人說：「正是。就是這一種香味清遠深長，也與別花不同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見一塊浮雲，把太陽遮住，撲簌簌落下兒點雨來。

高公、夫人、小姐、丫鬟、乳母，人家都避進愛涼亭內。丫鬟要去取傘。高公道：「這是浮雲中帶來兒點雨，一過便住，不必取傘。」說話之間，果然住了。只見雲淨天開太陽高照，林木如洗，更顯的嫩綠紅，那池中的荷葉，微風蕩動，恰似萬粒明珠在翡翠盤中亂滾。高公與夫人連稱有趣，與小姐觀看。

大家正自要笑，僕婦走來回事：「啟千歲，鄭昆押送麥租銀到了。」夫人說：「今年為何來的這等早？」高公說：「夫人難道忘記了？今年閏四月，所以麥秋早成。」夫人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高公吩咐僕婦：「喚鄭昆這裡來見我。」僕婦答應而去。不多時，只見老蒼頭走進亭來叩首請安已畢，遞上帳簿。高公看了一遍，放在一邊，問了回家鄉風景、舊日賓朋。鄭昆一一細稟。高公又問道：「你與誰來了？」鄭昆道：「李清、趙泰，腳夫，連小人的兒子鄭安寧共三十個人。」高公道：「八九歲孩子，你帶他來作甚？」鄭昆說：「他一定要跟小人來，在此伏侍老爺，小人與小人女人再三攔阻不住。」高公笑了一笑道：「他小小年紀，竟有此心，你且喚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

老蒼頭答應一聲出亭去，點腳徐行往外走。去不多時復回轉，只見那安寧後面緊跟著。夫人這裡抬頭看，高公舉目細觀瞧。只見他豹頭環眼方海口，面如紫玉色光毫。前發齊眉後蓋肩，八歲的身材三尺高。不慌不忙把亭上，挨次請安折了腰。禮畢垂手一傍立，並不東看與西瞧。進退舉止多官樣，全無孩氣輕薄半點飄。儼然是個大家子，長成的材調不須學。高公一見生憐愛，暗說道：「此子將來福不薄。」楊氏夫人心歡喜，開言有語問根苗。

老爺夫人一齊問道：「鄭安寧過來，我且問你：你要來伏侍我，可是出於你的本心麼？」安寧見問，向前跪倒說：「是出於小人本心情願。」高公說：「你把你情願意思說明，我就留下你在此。」安寧說：「小人也無甚意思，我只想著老爺在朝伴駕，日夜勤勞，卻把豐衣足食養著我在家坐食；小人父親又腿帶殘疾，不能侍奉老爺。思量起來，甚覺不安，因此央我爹爹帶我來京，願隨千歲左右。雖不能任重，就是端茶掃地，也算替小人的父母少盡一點奴僕之心。」高公聽了，心中大喜說：「不料你小小年紀，竟有此忠孝之心！這一點念頭便是立人之本了。我留你在我身邊，光念些書，留心聽訓，著意習學，大來教你些武藝。將來定有青雲之望。」夫人點頭說道：「此子可取，千歲再加教誨，一定成器。」自此安寧跟高公，不離左右，到後來習了一身的武藝，高公遇難，全虧了他盡心保護。後話休提。

且說鄭昆站在一旁，看見夢鸞小姐坐在北邊床上，眾丫鬟乳母圍著他認字號兒玩耍，老頭兒歡喜，說道：「千歲、夫人，上幾年只愁膝前寂寞，如今姑娘這樣大了，公子又看看彌月，真乃萬千之幸喜，老奴也慶幸不已。」高公聞言把雙眉一皺，說：「你再不要提起這話，反添我一段愁煩。」鄭昆吃驚道：「老爺卻是為何？」高公就把公子雙手拘拳之故說了一遍。鄭昆聽畢連連跺足，只說：「可惜，可惜！當面錯過一位活神仙！」高公道：「鄭昆你說什麼？」老蒼頭說：「今年春間，有一個瘋道人，在上米倉鎮上賣卜，捨藥與人治病，十分靈驗，貧苦人分文不要。有人問事求卜，他並不真言，只說幾句顛倒話，當時參解不開，過後無不應驗。那日見過小人，他近面攔住，伸著兩支手，大聲嚷道：「你來請我，想是與你家少爺治病？快拿千兩銀子的謝禮來，我就去治。」小人說：「我家並無少爺可治。」他拍著雙手說：「你捨不得千兩謝禮與我，難道我白伸了手不成？」小人見他都是些瘋活，遂轉身走開。他大喊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！你明日想我伸手還怕不能夠了，不要後悔！」小人彼時不以為意，如今細想起他的話來，明明說出伸手二字，竟是未卜先知的仙語，豈不是錯過了？」高公聽畢，驚異非常，問道：「此人如今蹤跡何處？可能尋找？」鄭昆道：「小人未起身時，他早已離了漁陽，此時不知去向。」夫人道：「他的面貌你一定記得，然既預先警告，與你一定有些緣分，你留心察訪。萬一遇見，千萬請來。」鄭昆道：「小人遵命。」高公道：「你一路辛苦，且歇息幾日，等過了你公子的滿月去罷。」老蒼頭答應退去。當下大家回至前邊。

不覺到了六月初五日，就是公子彌月之辰。

這一日高公夫婦清晨起，焚香上供謝穹蒼。拜了六神合呂祖，然後叩拜祖先堂。素娘梳洗出蘭室，拜罷一同到上房。畫堂設酒排家宴，闔家慶喜飲瓊漿。雖然說歡呼笑語吃喜酒，都有些美中不足帶勉強。全虧了夢鸞小姐聰明女，百般詭態哄爹娘。早膳已畢天將午，鎮國王竹軒獨坐去乘涼。設擺著浮瓜雪藕冰山架，竹葉籠陰罩碧窗。看一回古書觀一回畫，彈一回瑤琴焚一回香。茶烹鳳尾銀針細，花影遲移晴畫長。自覺的暑退涼生精神爽，直坐到鬆稍倒影漏斜陽。忽然想起一樁事，邁步連忙轉上房。

高公回至上房，叫素娘把祖銀取出六封來，喚進鄭昆，吩咐道：「你帶兩個人將這五百兩銀子與狀元橋趙老爺家送去，不許受賞，急去快來。」列公，你道那個趙老爺？就是上回書所表香河縣的進士趙梁棟。家本寒素，在京候選，多虧高老爺義助，近因選了山陽縣令，路費花消與京中的賬目一無所出。前幾日向高公求借三百兩銀了。高公應道：「肝膽之交，何云借字？二三百紋銀，愚兄可以拿得出來，明日著人送來便了。次日趙府不曾來取，高公也就忘記了。今日忽然想起，知他初九日就要起身，所以急急送去。」

那鄭昆帶了兩個家丁，將銀送至趙宅。三人回來，走至元寶巷，遠遠只見仁義當門首圍著許多人，在那裡吵吵嚷嚷，有人站在台階上。

只聽他口吶喝著實打，「牛鼻子可惡惱人心！妖惑眾胡作耗，拿住捆上送衙門。總然打死也無礙，不過花費幾兩銀。」鄭昆聞言心不悅，好上個強梁狂妄人！開口要將人打死，這般大話太欺心。」打的卻是何人也？不知起首發源為甚因？」傍邊走過一老者，悄語低聲把話雲。手指著那邊說：「請看，那就是當舖財東名賀新。提起此人實可惱，奸狡曲猾有萬分。他當年游闖江湖賣拳腳，耍槍舞棒賺金銀。來時是個光身漢，每日在財神廟裡去安身。不知他怎麼發財開當舖，認了那侍郎的總管作乾親。仗著相府家奴勢，霸道橫行欺負人。如今更又高升了，呂侍郎有個姪兒叫呂芹。請了他去教武藝，腆著肚子作師尊。侍郎新近拜了相，好似他平步上青雲。狐假虎威狂又傲，更比從前加幾分。」蒼頭聽了時多會，啟齒開言把話雲。

鄭昆問道：「不知打的是何人？為的是何事？」老者說：「有個雲游老道，相面算卦，極其靈應。賀新叫他相面，他說賀新五九之年必有殺身之禍，賀新害了怕，問他可能救。老道說：『若要脫災，卻也不難，只要你痛改前非，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。還得把黎家那三百五十兩銀子舍與貧道，替你修橋鋪路，濟苦救貧，作些好事，還可以轉禍為福。切記不要聽人指使。』賀新聞此言，勃然變色，便罵那道人，道人用手一指，他就望前一跌，磕在櫃上，把嘴唇撞破，鮮血直流，霎時腫起。他吃了這個虧，如何依得？便叫出幾個奴才，打那道人。道人並不還手，那奴才們拳腳下去，如同打在石上一般，只是往後倒退，也有仰面自倒，抬不起腿來的，也有攢著手嚷疼的，半天也不曾傷著道人一下。急的賀新怪叫吶喝，只叫拿住捆上送官，怎奈那些人不能近身。依我看，那道人雖瘋瘋顛顛，卻有點來歷。」

兩個家丁說：「鄭大叔咱們何不開眾人，進去看看，是怎樣一個道人？」鄭昆說：「我正要此意。」

三人說著同移步，分開了圍繞的多人往裡去。但見亂亂烘烘人數多，擦背掄拳齊動粗。拉拉扯扯不敢打，七手八腳混支吾。道人只是哈哈笑，懼怕的形容半點無。鄭昆仔細只一看，不亞如得了鬥大夜明珠。帶跛連顛朝上跑，厲聲大喝眾豪奴：「你等快退休無理，這道爺本是神仙降帝都。」眾惡奴猛然聽得嚇一跳，認的是鎮國府中鄭大叔。不由害怕朝後退，一傍呆站嘴咕啞。老鄭昆往前走緊三兩步，雙膝跪倒在當途。望著道人將頭叩，口中連把仙長呼。這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「小人親奉主人命，特尋仙駕指迷途。可巧今日逢仙長，便是我主僕前生幸與福。就請同至鎮國府，慈悲暫恕眾愚徒。」賀新一見黃了臉，嚇的他目瞪口呆聲不出。

賀新認的鄭昆與兩家丁是鎮國府中之人，見他這般敬重道人，又料著必定是王爺相認的，小人的度量，恐道人借刀報仇，嚇的屁滾尿流。才要另換一副面孔，向前陪禮，只見道人伸手扶起蒼頭說：「你是個好人，我去，我去！只是那一千銀的謝禮，少一分我是不伸手的。」鄭昆連連答應：「必有，必有！」遂一同舉步，來至鎮國府門外。鄭昆說：「兩家丁，你二人陪著仙長在此少等，我去回老爺就來相請。」說畢進內。

高公正在大庭閒坐，鄭昆向前回明了送銀的話，又說道：「千歲萬千之喜！那瘋道人被小人請將來了！」高公甚喜道：「快些請進來！」蒼頭答應，忙忙而去。去不多時，轉了回來說：「稟爺：那道人說，我乃江湖散人，非轄非管，你王爺喚我不動。既是求賢，理宜賓禮相待。叫你主人來迎請，我才進去，不然我就要走了。」高公聞言，沉吟不語。鄭昆說：「那道人大有來歷，定非凡夫，既有所求，千歲就迎迎他也無妨礙。他還說定要千金為謝。」高公說：「那個自然不欠他的，只是他太倨傲些了。」鄭昆說：「藝高人狂，一定之理。」高公點頭，站起身來帶著蒼頭迎出府門外，就看見了道人。

只見他晃晃搖搖站不穩，渾身襤褸丑形容。破布道巾頭上戴，爛袖青袍打補丁。前衿去年扯去多半幅，後衿飄零用線縫。草鞋無襪光著腿，半截褲腳腳麻繩。九結絲絛腰中係，掛著個小小金漆葫蘆紅。滿臉油泥厚指半，寶劍一物背上橫。鼻涕過口長三指，兩眼白翻直瞪瞪。自言自語身亂動，那一陣風送渾身氣味凶。高公至此難迴避，他只得勉強相迎打一躬。道人執手忙還禮，高公就讓請先行。進了府門朝裡走，舉步一同上大庭。敘禮分賓歸了座，家童即便獻茶羹。茶斟兩道擱下盞，道者開言問一聲。

道人向高公問道：「貴人今日呼喚貧道，有何見教？」高公道：「久聞仙長有濟世之德，故誠心相訪。因不材年近四旬，新得一子，胎帶殘疾，雙手拘拳，十指不伸，斗膽奉煩求仙師妙術醫治。若得痊好，千金之謝必不食言。」道人說：「且抱令公子出來，待貧道看看，便知分曉。」高公命鄭安寧進內去稟夫人。

夫人、素娘聞之，驚喜非常，命僕婦抱公子，一同來在前堂。夫人與素娘、眾丫鬟都站在屏風後面觀看。僕婦走至掩屏後，鄭

昆接過公子，遞與高公，高公抱至道人面前。道人站起接過，放在懷內，伸手鬆開介帶，托出他兩隻小臂膀來，只見他一對小拳頭牢牢緊攥。道人看了一看，呆笑了幾聲，拉著他兩隻小手兒說：「我看你來時是好好的兩隻手兒，今日為何作此光景？哦，是了！你是怕拿刀使槍費力氣。要作個得閒人麼？我既管了這一段事，少不的全始全終，偏要叫你作個忙人！又唧唧喳喳說了一回，高公也聽不真切。又見他大聲念道：「東門東門，速速開手！先鋒寶印，豈非你有！」

靈宵奉敕大家來，協力豈容你作呆！今朝鐵鎖逢金鑰，不欲開時也要開。天開開，地開開，慈悲降福早消災，金開開，木開開，水行連轉退四肢；火開開，土開開，土生萬物潤培栽。運化開，莫疑猜，吾今助你作全材！」念畢用手一捋，只見那公子十指盡伸開。那時喜壞高千歲，屏風後女伴笑盈腮。僕婦家丁齊喝采，都贊道：「定是神仙降蓬萊。」只見那道人挽著公子的腕，取出一方玉印來。眼望高公把貴人叫：「令公子命中造定有奇災。我將這青城玉印印掌上，保管他抱上去依舊領回來。切記著八月十五中秋夜，月兒高照夢陽台。最可惜青鸞自舞凌花鏡，寂寞蘭房分半釵。直待那廬江岸上將功立，寄書人見面事完就明白。」這道人瘋瘋顛顛說又笑，高老爺不解緣由發了呆。

高公聽他這些言詞，一字也是不解，癡呆呆聽了一回，說：「仙長的言，必是未來之事。既承慈悲下降，何不明明白白指教一番，也好令我等迷人趨吉避凶。」道人笑了兩聲說：「貧道說的是令公子命中有點浮災，我這青城玉印，兩面鑄著朱字，與他印在掌上，保管逢凶化吉，福壽綿長。」說著，拉起公子的雙手，將那玉印在他手上按了一按，只見兩手上八個紅字，左手是「永保遐齡」，右手是「遇難成祥」，其色朱紅。高公說：「那浮紅色可能耐久麼？」道人說：「十七年後還是如此，管保似生成的一樣。快些抱進去罷，叫人家抱了去，不是玩的！拿我的謝禮來，我要走了。」鄭昆抱起公子，送進後邊，夫人、素娘大家迎著歡喜進內去了。

高公說：「仙長且請坐，特備素齋，家有佳釀，小飲幾杯再去如何？」道人說：「出家人來不擾人家的酒飯。」高公聞言，遂命鄭安寧進內取銀子。又向道人盤詰說：「請問仙長，洞府何處，道號仙名？」道人說：「四海為家，草眠露宿，那有什麼洞府？泡影浮身，也不必虛名假姓。」高公說：「可有師尊兄弟？」道人擺手說：「無師無友，只有拙荆合我，我合拙荆。」說著起來，身搖背晃，口內嘟嘟囔囔說：「美中不足，樂極生悲，否極泰來。」連說帶笑，高公聽不明白。只見僕人用方盤端出一千兩銀子，放在桌上。高公說：「仙長若不能拿，我著人跟送至寓所，豈不省仙長費力。」道人笑道：「這點東西，貧道自能攜帶，不勞勝介乏腳。」說畢把那元寶用手拿起，一封一封都揣在懷內。看他胸前時，平坦猶如無物一般，高公暗暗稱異。只見道人揣完銀子，向高公把手一拱，說聲慢坐，往外就走。

高公爺起身在後忙相送，後跟著家丁與鄭昆。下了台階過影壁，出了儀門到府門。那道人下馬石傍止住步，眼望高公叫貴人。用手指定拴馬柱，說：「這個東西你小心。千萬莫與他把帽子戴，戴上帽子就殺人。還要防一個眼的回子扛大棍，一下打你大發昏。」說著又把鄭昆叫：「煩你相隨去換銀。」高公吩咐速跟去，道人舉步走如雲。蒼頭後面趕不上，一蹩一拐緊隨。一氣跑了二里路，使的他吁吁氣喘汗渾身。到了幽靜無人處，道人止步面含春。東瞧西看多一會，一伸手從懷內掏出百兩銀。向前拉住蒼頭手，悄語低言把話雲。

說：「長家，難為你費心舉渾，叫我發財，得了千兩銀子的謝禮，我甚不過意，有心在那裡奉酬，怕你主人見怪，同伴分爭，因此只說煩你換銀。此處無人，這兩個元寶送你買酒吃。再有這樣好生願，求你多尋幾家，還有重謝。」說著，遞過來了。鄭昆一見，往後退說：「仙長說那裡來！仙長治好小人的主人，小人這裡感恩尚且不暇。道爺受謝，理之當然，小人安敢從中取利？仙長大德，小人心領，這回斷斷不敢從命！」那道人又再三盡讓，鄭昆再三推辭。